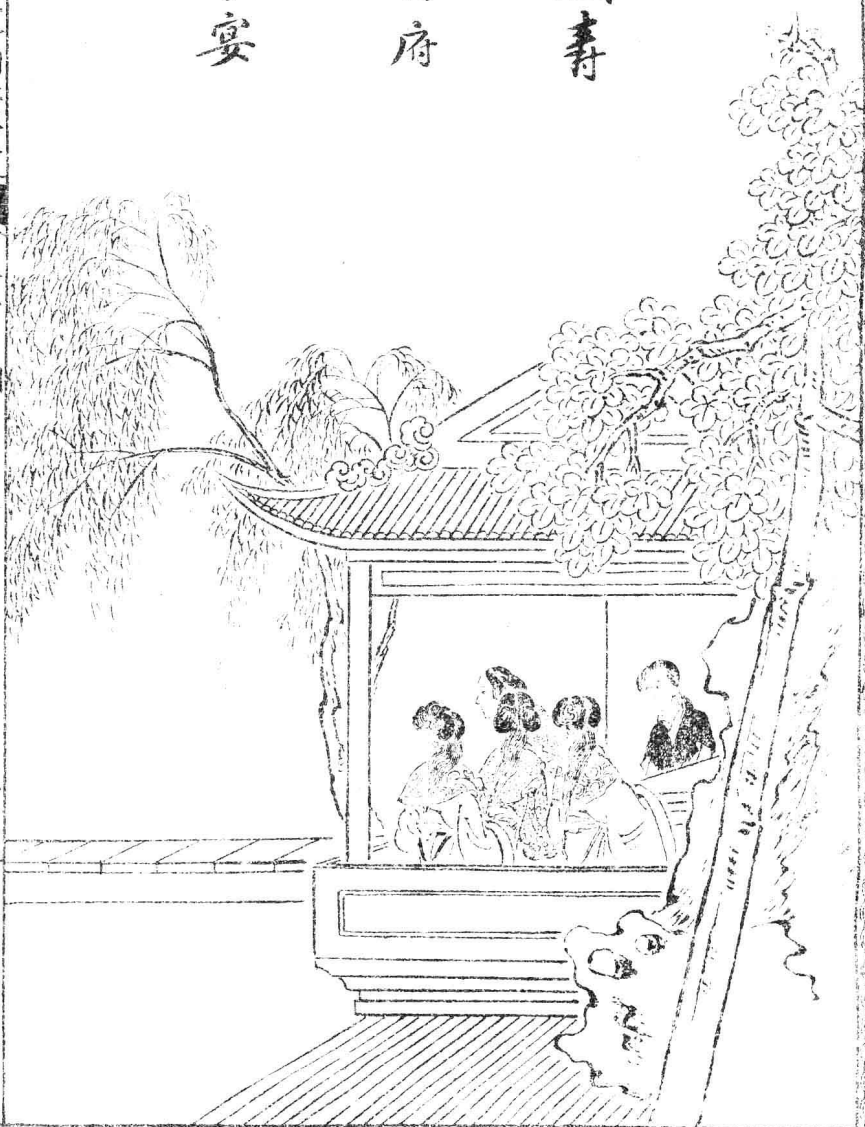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慶壽
辰
寓府
批
家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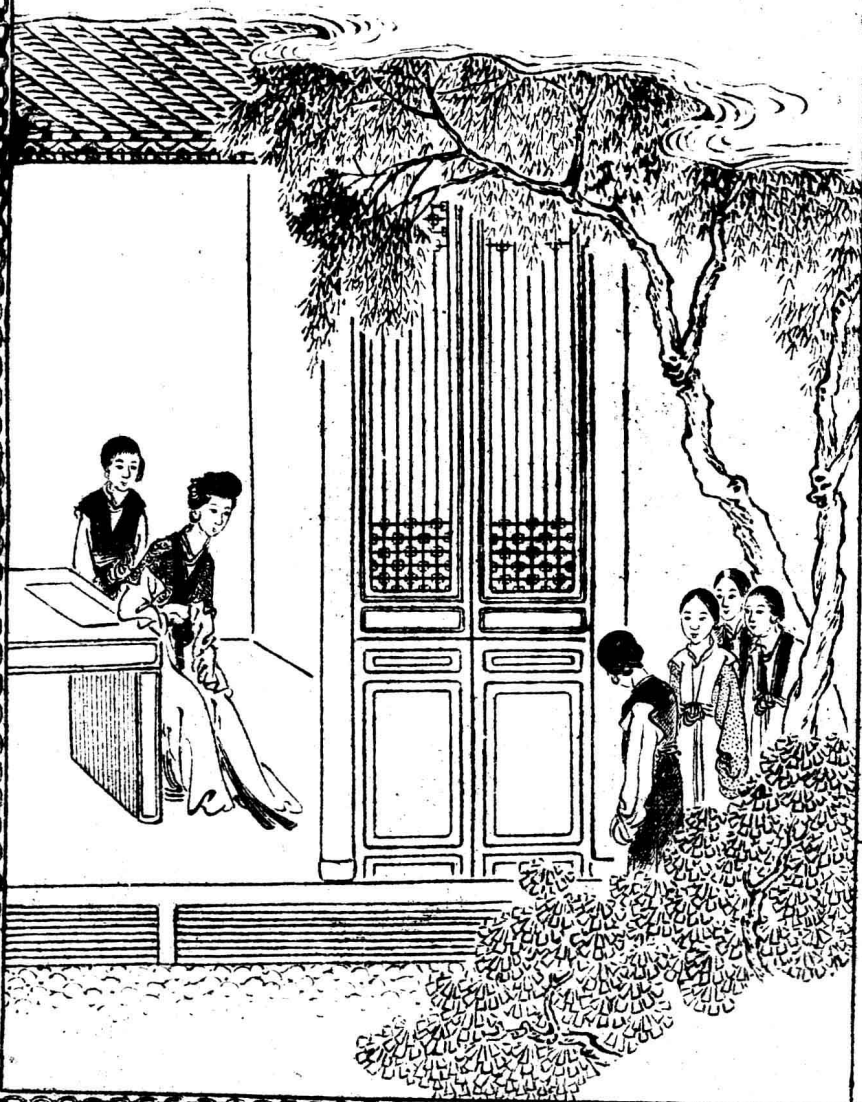
見熙鳳賈
瑞起淫心



秦可卿封
死封
禁尉



王熙鳳協理國府



王鳳姐 弄權 鐵檻寺



秦鯨卿
得趣
鰲頭庵



大觀園試才對額
顯



紫國
府縣
有慶
元宵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二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府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於悶二字有每有痛罵見寶玉起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道破了一半襲人笑道：「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要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不念書的時節，想著家，家是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甯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是這般口吻，能記清便處處認得他了，話人自然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一對小兒，好有好多許多寶玉道：「你放心，我在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一處去頑耍纔好。」必是妹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微說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

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偏生二字若父相見為奇生正在書房中與相公

清客們閑話。忽見賈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冷笑開場失你如果再提上學兩

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驢了。我這地靠驢了。我這

門。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寓賈政道地然實有其人而且不少作者不過貌而述之耳。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

請罷。情詞都肖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

答應了一聲。早進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

李貴名義言之慨然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父子天親豈容暴戾義方之訓無有也天倫之樂亦無有也適以政齊以刑氏尚不可況子哉賈政何嘗認得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

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閑一閑。先

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進的算帳。又如聞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答

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

座闐然大笑起來。李貴能使政及若輩哄然大笑見和之用有如此而小雅而言非誤讀也言未赴鹿鳴證後因而散弄踪也直注百十九回中鄉魁即慶緣賈政也掌不住笑了。

閑至此我亦大笑而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

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詩經即是古文政老實發關難矣只是先把四書

一齊講明。肯熟是最要緊的。道之以政政字在四書原本說教故他尚能知四書要緊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

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揮衣服。一面說道。

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曲背而重言指皮兒人家的奴才跟主人賺些好體

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

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

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政不與聞寶玉忽想起來未

辭黛玉。便是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

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却處緣斷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

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愛紅狀心本色入見獨注詩妹詞勞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

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便是一徑同秦鍾上學

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義學即表方之訓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

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為族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

人為塾師。一段追原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

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之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

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熟

慣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為這情發特提醒又向

秦鍾悄說俗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

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我

增詳加註金圖紅樓夢

卷二 第九回

二

曰情種是風月情
濃之混號而已

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

種種各別

龍陽物也一笑而大易寓焉

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

的花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鴈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

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

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

影影綽綽立一疑案而若也怨不得一語極妙

背地裏你言我語詭譎詭詐詭佈滿書房內

外

不諱之言

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

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却

不曾有一些進益

師子

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

寫此物

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

未考真名姓

無非秦鍾小注不知那房親眷亦未考真名姓乃作者立心忠厚與可卿養生堂抱來同意在文章則為省筆

只因生得斌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

他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

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

蟠的威勢

虛寫蟠字見不可馴

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

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雖

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遙以

心照却外面為避人眼目

寫散館是散館寫頑童是頑童乃溫嶠然唐警者安置子弟者不小婆心也而香玉是黛玉柳是林文自各有所主

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

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

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

令其自相偶矣一明而七為巧數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

孫賈瑞管理

瑞音腫赤一做夢人正照風月鏡者也又瑞反面為妖代儒繩武之人如此

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

應卯一笑而本回實演木字

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

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

我擬作書試思此處當為何語累日不得也及看他一問不覺拍案叫絕作者可殺而弄眉擠眼乃是黛玉

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

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

金榮為財字哭也而乃演金之於榮於玉亦猶金榮之於秦於香也

香憐本有

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

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照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俗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

來

圓若轉元卷不易有之大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

是真的

紙上活跳而乃滴翠亭案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

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

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橫行霸道他不

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

切中時下教館學長之病

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

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

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

敘事只追龍門而用在此等處尤難其實是鳳姐傳

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

人不怨薛蟠喜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

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

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

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

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

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善用一提頓使文氣一舒而筆力矯健○焉有淡不可掃也亦係甯

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

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正名定分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兄弟如此正是當然偏這裏八字寫得蹊蹺甯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

得志的奴僕端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詠之辭自說自誇○大放厥辭一齊拖下渾

水賈珍想亦風聞得此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二語更蹊蹺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善

搬出甯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善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報名來上學亦不

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門難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

中人誰敢觸逆於他正在手忙脚亂之時插敘珍蓉善一段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

肯依串入本文免起鶻落如今自己也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薛

大叔的相知賈瑞亦下渾水○絕倒而乃是鳳姐與寶玉我又與薛大叔相好招承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

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

不傷臉面想畢也妝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寫聰敏便是聰敏乃鳳姐之借刀殺人茗煙言名教湮沒因此作書以培植之故後改名培茗特通培也正為失教點睛故為下半回書之主乃作者自命也這茗煙乃是寶玉第

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善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

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

有賈善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善遂躁

一躁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

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綽有餘閑這裏茗煙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

臊管你起把相干橫豎沒臊你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作者又是無賴而痛罵一金正是村言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芒芒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

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

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茵的座上這賈

藍賈茵亦係榮府的近派重孫這賈茵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

人同座誰知這賈茵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藍茵無貶詞蘭之通之屬也他在位上冷眼

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

了粉碎濺了一書墨水飛硯人不著名字是文字化板為活處磁碎墨水乃傷案也賈茵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這不都

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打那人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

道好兄弟不與俗們相干。賈園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碑。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撻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撻不到。反撻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啷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四小廝名字雅極。一再讀則點然猶千紅一窟萬豔同林。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紙上真若鼎沸。鼓聊齋所述口技如何。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撻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不解。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